

〔清〕黃景仁 著 李國章 校點

# 兩當軒集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清〕黃景仁著 李國章校點

# 兩當軒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兩當軒集

[清]黃景仁著

李國章 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3.375 插頁 7 字數 412,000

1983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3,301—6,300

ISBN 7-5325-2511-2

---

I·1269 精裝定價：35.30 元

## 前 言

黃仲則的詩歌，在風雨飄搖的舊時代，擁有為數衆多的讀者。瞿秋白早年在敘述家庭的窮困生活時曾說：「想起我與父親的遠別，重逢時節也不知在何年何月，家道又如此，真正叫人想起我們常州詩人黃仲則的名句來：『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餓鄉紀程》）當他走上革命道路後，在贈送給友人的一首詩中，再次提到黃仲則：「詞人作不得，身世重悲酸。吾鄉黃仲則，風雪一家寒。」（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對黃仲則的深切同情，溢於言表。

郭沫若說過，郁達夫不僅很喜歡黃仲則的詩，而且同情他的生活，似乎有意在學他，「他的短篇小說《采石磯》便是以黃仲則為主人公的，而其實是在『夫子自道』」（《郁達夫詩詞鈔序》）在解放前的三十年間，有關黃仲則的年譜、評傳、各種選本，陸續出版，數量之多，超過清代其他詩人。解放以後，流行的中國文學史著作，雖對他有所介紹，但他的詩集却沒有刊印過，致使青年讀者對他的作品了解不多。

黃仲則（一七四九——一七八三），名景仁，仲則是他的字，又字漢鏞，自號鹿菲子。江蘇武進人，

故居在今常州市馬山埠。他自稱係北宋黃庭堅的後裔，世居江西，南渡時，其遠祖松軒由郡陽遷武進，就在常州定居。祖父大樂，以歲貢生，官高淳縣學訓導。父之揆，縣學生。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他出生于高淳學署，小名高生。四歲喪父，七歲時隨祖父從高淳回武進，居白雲溪上。幼年聰明好學，九歲就能寫出「江頭一夜雨，樓上五更寒」的佳句。十六歲應童子試，在三千人中，考了第一名，翌年補博士弟子員。十九歲時，娶趙氏。同年，和洪亮吉在江陰逆旅中訂交，隨後他們同以邵齊燾爲師，在常州龍城書院從學。邵齊燾去世後，他深感「益無有知之者，乃爲浪游」（《自敘》），從此他踏上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

他爲了養家餬口，南北奔波，足迹遍及蘇、浙、皖、直、魯、湘等地。二十三歲時，入安徽學政朱筠幕，頗受器重。朱筠任滿回京，他因母老不能同去，只得返鄉。二十七歲時，應壽州知州張蓀圃聘到正陽書院作山長，時僅半年，冬天即到北京。翌年春天，逢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平定金川奏功，清高宗東巡回京，黃仲則隨各省士子去天津獻詩，考取二等，授武英殿書簽官。隨即託洪亮吉把家鄉僅有的半頃田、三椽屋變賣，將家眷接到北京。但京都居大不易，官卑俸薄，家計艱難，加上疾病纏身，陷於無法自拔的境地，只好在三十二歲時把家眷送回南方。過了兩年，以武英殿書簽官例得主簿，加捐了縣丞，便在京中候選。翌年三月，因債主逼迫，他抱病離京，再赴西安依陝西巡撫畢沅。他本來體弱多病，經不起長途跋涉的勞累，刚到解州運城（今屬山西），在河東鹽運使沈業富署中，便病情惡化，結束了貧病交迫的一生。身邊隨帶的衣裘，都爲醫藥典盡，只有零篇斷章狼藉几案，境況十分淒涼。這位才華出衆

的詩人，只在人間度過三十五年。

黃仲則生當乾隆「盛世」，清朝統治者在政治上采取高壓與懷柔并施的兩手政策，政權得到鞏固，並在一定程度上恢復與發展社會經濟，造成某些繁榮景象。但是，這只是行將崩潰的封建社會的回光返照現象。由於封建統治階級過着揮霍無度的生活，對農民進行苛重的剝削。地主大量兼併土地，至乾隆初「田之歸于富戶大抵十之五六，初期有田之人，今俱爲佃耕之戶」（《皇清經世文編·戶政編》）。農民被迫出賣土地和兒女，過着饑寒生活，甚至四出流亡，當時社會上的流民竟達數百萬之多。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銳的情況下，封建統治階級在思想文化領域，除大力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籠絡部分知識分子外，更采取嚴厲的鎮壓措施，大興文字獄，使得許多學者只好躲進書齋，皓首窮經，鑽研考據之學，來逃避這個慘酷的政治現實。黃仲則雖未成爲乾嘉學派的學者，但由于他早著詩名，同許多著名的文人學士有來往。如洪亮吉、袁枚、汪中、蔣士銓、孫星衍、翁方綱等，都是他的好友。在京師期間，他與洪、翁、蔣以及程晉芳等組織「都門詩社」。洪亮吉更是他的至友，先後相交十八年，對他幫助很大。黃仲則臨終之時，以老親弱子拳拳相託。洪亮吉聞訊之後，立即從西安星夜疾馳，日走四驛，奔到運城治喪。後來他還親自伴送黃仲則的靈柩歸葬陽湖永豐西鄉。

黃仲則雖極受當時名流的器重，如畢沅、王昶、朱筠都對他有過資助，但他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並不肯依靠別人救濟過日子。他曾想從科舉方面找出路，可是五應江南、三應順天鄉試，均未獲售；

因而一生仕途困頓，生活極端窘迫，以致窮愁潦倒，資志而歿。

他的悲慘遭際，反映在詩歌創作中，形成一個顯著的特點，嗟貧嘆苦，啼饑號寒成爲他的作品的十分突出的內容。跟同時代的詩人相比，他不是一味謳歌當時所謂的「太平盛世」，更多的還是抒發不平之鳴。正如郁達夫所說的：「要想在乾、嘉兩代的詩人之中，求一些語語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詩人氣質的詩，自然非黃仲則莫屬了。」（《關於黃仲則》）

在黃仲則筆下，悽愴悱惻之情，低徊掩抑之感，表現得十分深刻感人。《癸巳除夕偶成》詩中寫道：「千家笑語漏遲遲，憂患潛從物外知。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把憂愁苦悶的心理狀態，寫得生動入微。《綺懷》十六首，辭藻綺麗，情思纏綿，雖看似描寫風花雪月和閒情逸致，但還是流露出真情實感，「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表現內心無法排解的悲傷；「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言簡意深，說出千古來的「傷心人語」。《都門秋思》寫他舉家遷京後的窘迫生活，用「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剪裁」的名句，訴說窮愁潦倒的困境，淒苦之情，扣人心弦，無怪畢沅「見《都門秋思》詩，謂價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遊」（陸繼輅《春芹錄》）。

詩人對自己的懷才不遇，採用各種藝術手法加以抒寫，有的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的心聲：「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雜感》）；「汝輩何知吾自悔，枉拋心力作詩人」（《癸巳除夕偶成》）。有的用擬人手法，發泄自己的憤懣之情：「畫梁仍在故巢傾，誰遣依人又此行？日暮庭空飛不去，閒花於

我舊關情」(《春燕》)，這不僅是在寫燕子，而實在是寫他的身世；《圈虎行》把老虎比作有才之士，為「市上游手兒」玩弄，「盤回舞勢學胡旋，似張虎威實媚人」，從而受到無情的嘲笑；「舊山同伴若相逢，笑爾行藏不如鼠！」寄寓着十分沉痛的思想感情。黃仲則是封建社會中窮苦知識分子的典型，他在詩中吟咏的苦難生活，從一個側面反映封建社會的本質，那就是在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下，不但廣大農民掙扎在死亡綫上，而且連有才能的正直的知識分子，也難以溫飽，只能潦倒終身。這是黃仲則創作的這類詩歌所具有的思想意義。

黃仲則的詩歌雖多抒發窮愁憤慨之情，但也有部分篇章反映詩人積極奮發的抱負，以及表現對人民生活疾苦的同情和關懷。他在《少年行》中寫道：「男兒作健向沙場，自愛登臺不望鄉。太白高高天尺五，寶刀明月共輝光。」一個胸懷壯志、朝氣蓬勃的少年形象躍然紙上。可惜的是這類詩歌為數不多，只是在吟咏歷史人物時，時有流露。同樣，反映民生疾苦之作，數量也不多，但也有寫得比較好的篇章。《苦暑行》通過對江淮之間干旱景象的描寫，發出深沉的感嘆：「老親病婦甕牖底，憂飢苦暑誰相憐？明知一雨難驟得，安得將心作頑石！」《鋪海》通過對自然景物的描繪，形象生動地表現詩人的崇高願望，想使普天之下的寒士都得到溫暖：「我欲雲門峯，化為并州刀。持登天都最高頂，亂剪白雲鋪絮袍。無聲無響空中拋，被逼寒士無寒號。」黃仲則的這類詩歌，具有一定的進步的思想傾向。

用氣勢雄偉的筆觸描繪壯麗的自然景色，是黃仲則詩歌的另一個主要內容。這類詩篇具有較強的

藝術感染力，激發起讀者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他在四處漫游的過程中，到過許多名山大川，「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蹤跡所至，九州歷其八，五嶽登其一，望其三」（洪亮吉《黃君行狀》），寫下許多名篇。他寫錢塘江觀潮，氣勢磅礴，蔚為壯觀：「才見銀山動地來，已將赤岸浮天外，砰巖颺萬穴號，雌蛙雄吟六節搖」（《觀潮行》）。他寫衡山日出，淡描濃抹，奇景突現：「人言此時日將出，彷彿水底離珠宮。須臾一綫吐復落，杳然萬丈車輪紅」（《登衡山看日出用韓韻》）。

《筇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是黃仲則寫景抒情名篇。這首詩寫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三月，二十四歲的黃仲則，參與愛才若渴的安徽學政朱筠在采石磯太白樓舉行的盛會，即席賦詩，詩中寫出眼前的景物：「是日江上彤雲開，天門淡掃雙娥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燃犀亭下回。」觸景生情，發出富有哲理意味的議論：「若論七尺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意思說人總有一死，埋骨於青山之中，從長遠看，青山常在，是主人，而在太白樓只是作客；但眼前樓上盛筵歡飲，太白樓作主，青山不過是賓客。詩人以自信的口吻作出結論：「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丘，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當時與會的八府士子，讀罷此詩，都為之輟筆而爭相傳抄，「一日紙貴焉」（洪亮吉《黃君行狀》）。這首詩問世之後，得到高度評價，黃仲則在太白樓盛會上吟詩，同王勃在滕王閣上作賦一樣，一時傳為佳話。

黃仲則的詩直抒胸臆，感情真摯而又含意深遠，語言明快曉暢而又妥貼傳神，富有表現力，佳詞警

句，爲數甚多，含英咀華，耐人尋味。他繼承前人詩歌創作的優良傳統，並有所創新，在清代詩壇占有重要地位。王昶曾說過：黃詩「上自漢魏，下逮唐宋，無弗效者，疏淪靈腑，出精入能，刻琢沉摯，不以蹈襲剽竊爲能」(《王昶與黃仲則墓誌銘》)。吳錫麒也說：「玩其旨趣，原本風騷，清竊之思，激哀於林樾；雄宕之氣，數怒於海濤。傳之千秋，斯人不死矣。」(《與劉松嵐書》)

唐詩對黃仲則的創作影響最大。在唐代詩人中，他最推崇李白，在《太白墓》詩中自稱「我所師者非公誰」，並寫了不少詩篇，表示對李白的傾慕；還表示死後要埋在太白墓附近。洪亮吉對黃詩的評論較爲中肯：「自湖南歸，詩益奇肆，見者以爲謫仙人復出也。後始稍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爲宋元祐諸子，又爲楊誠齋，卒其所詣，與青蓮最近。」(《黃君行狀》)黃仲則能融會唐人詩作而自具面貌，他曾在「一則詩評中說過頗有見地的話：「愚見欲以岑嘉州、李昌谷、溫飛卿三家彙刻，似近無理。然能讀之爛熟，試令出筆，定有妙絕過人處，亦唯解人能知之也。」這段話說明，黃仲則能博采衆長，轉益多師，形成新的風格。細讀黃仲則的詩歌，我們可以看出，他的七言詩較有特色，古體直造太白之室，有時也象韓愈；近體如《感舊》、《綺懷》等，同李商隱風格相仿；他的詩歌抒發懷才不遇的情感，類似李賀；杜甫、杜牧對他詩歌創作的影響，也有明顯的軌迹可尋。此後，宋代王安石、金代元好問等人對他的詩風也有影響。但最重要的是，他對前代詩人絕不是純事模仿，而有獨創精神，能自成一家，正如翁方綱所說：「仲則天性高曠，而其讀書心眼，穿穴古人，一歸於正定不佻，故其爲詩，能詣前人所未造之地，凌厲奇矯，

不主故常。」（《悔存詩鈔序》）

黃仲則所處的時代，學人、才人詩盛行，在創作中，「濟之以考據之學，豔之以藻繪之華，才人、學人之詩，屈指難悉，而詩人之詩，則千百中不得什一焉」（萬黍維《味餘樓詩稿序》）。在「才人、學人之詩」汗牛充棟的情況下，黃仲則以「詩人之詩」，突出其間，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受到廣泛的贊譽，「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爲第一」（包世臣《齊民四術》）。此外，黃仲則創作的詞，也頗具特色，前人曾謂其詞「出入辛、柳間，新警略如其詩」（王昶《黃仲則墓誌銘》）。

黃仲則的詩詞明顯的弱點是內容較狹窄，也不够深刻，主要是反映個人身世的窮愁不遇，抒發寂寞淒涼的情懷爲多，雖有憤世嫉俗的篇章，但有些作品的基調較低沉。對這種不足之處，他自己曾寫過這樣的詩句：「自嫌詩少幽燕氣，故作冰天躍馬行。」（《將之京師雜別》）由於他年未中壽，致未能臻老來詩格之細，否則，成就當更不可限量，這是極堪惋惜的。至於他寫過的《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恭紀》及《平金川鑄歌》之類的詩歌，則純屬應制頌揚之作，雖堆砌詞藻，刻意求工，却無論在思想內容或藝術技巧方面，都是不足取的。

黃仲則一生短促，但他多才多藝，除詩詞創作之外，在其他方面也取得較高的成就。他寫過駢文，雖然《浮湘賦》、《渡淮賦》已佚失，但從現存《送余扶之太原序》、《題吳竹橋集》兩文看來，通篇用駢體，文筆極爲典雅華麗。他善於書法、繪畫和篆刻。書法風格在蘇軾與黃庭堅之間，分隸更爲古雅。篆刻

於文秀中含蒼勁，間仿翻沙法，製銅印直逼漢人氣韻，有《西蠡印稿》若干卷，但目前僅見到零星的印章。繪畫作品有《蒲團看劍圖》、《江上愁心圖》、《拈樵圖》等，惜皆未傳世。

據黃仲則之孫黃志述在《兩當軒集攷異》中說，由於黃仲則曾取《史通·隱晦》篇「以兩當一」之語，命名他的書齋曰「兩當軒」，所以他的詩詞刻本多題為《兩當軒集》。實際上，他的詩詞除收進《吳會英才集》、《湖海詩傳》、《清詞綜》、《三家詞選》外，最早刻成詩集單獨出版的是《悔存詩鈔》八卷。這是翁方綱從黃仲則遺詩一千首中選擇半數刊成，「凡涉綺語及飲酒諸詩皆不錄入」，實際上也只好算是一個選本。黃仲則一生創作詩詞二千首，留傳下來的只有一千餘首。嘉慶四年（一七九九）趙希璜選刻《二十二年（一八一七）鄭炳文爲之完工的《兩當軒詩鈔》十四卷，收詩八百五十四首，《悔存詞鈔》二卷，收詞七十九首。道光年間曾有《兩當軒詩集》十六卷，以及《兩當軒詩鈔》十四卷、《竹眠詞》二卷刊刻，所收詩與嘉慶本相同，增加詞一百三十多首。咸豐八年（一八五八）由黃仲則之孫志述所刻《兩當軒全集》二十二卷，附錄六卷，考異二卷，收詩一千零七十二首，詞二百一十四首，文六篇。因版本在太平天国戰火中毀去，後由黃志述之妻吳氏，節衣縮食，費了十餘年的時間，歷盡艱辛，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重刻《兩當軒全集》，計二十二卷，考異二卷，附錄四卷，收詩一千一百七十首，詞二百一十六首，文六篇，成爲坊間的流行本。這次整理是以光緒本作底本，並補收光緒本中漏刻的詩八首，增收咸豐本所附《酬唱集》二卷。同時又把新發現的黃仲則佚作三篇，附在《補遺》之內，供讀者參閱。

本書承劉海粟先生題簽；書中所收黃仲則佚詩手迹，是黃仲則的後人黃葆樹同志在上海博物館的幫助下得到的；兩當軒書齋原址現列為常州市文物保護單位，照片由《常州報》社供稿，在此謹向他們表示感謝。

李國章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 自叙

景仁四歲而孤，鮮伯仲，家壁立，太夫人督之讀。稍長，從塾師授制藝，心塊然不知其可好。先是，應試無韻語，老生宿儒，鮮談及五字學者，舊藏一二古今詩集，束置高閣，塵寸許積，竊取繙視，不甚解。偶以爲可解，則栩栩自得曰：可好者在是矣。間一爲之，人且笑，且以其好作幽苦語，益唾棄之，而好益甚也。歲丙戌，常熟邵先生齊燾主講龍城書院，矜其苦吟無師，且未學，循循誘之。景仁亦感所知遇，遂守弗去。三年，公卒，益無有知之者，乃爲浪遊。由武林而四明，觀海；溯錢塘，登黃山；復經豫章，汎湘水，登衡嶽，觀日出；浮洞庭，由大江以歸。是遊凡三年，積詩若干首。中漸於嘉興鄭先生虎文、定興王先生太岳之教。家益貧，出爲負米遊，客太平知府沈旣堂先生業富。時大興朱先生筠督學安慶，招入幕，從遊三年，盡觀江上諸山水，得詩若干首。體羸疲役，年甫二十七耳，氣喘喘然有若不能舉其軀者。自念鄉所遊處，舉凡可喜可愕之境，悉於是乎寄。恐貧病漂泊，脫有遺失，因檢所積，十存其二三，聊命故人編次之。夫幼之所作，稍長輒悔，後之視今，何獨不然。輒爲數語，以自策勵，且述辛苦。時乾隆乙未季春月之十一日。

# 兩當軒集目錄

前言	一	秋夜曲	三
自敘	一	靈壁磬石歌	四
		雜詠	四
		擬飲馬長城窟	九
		題畫	一〇
		遇王大邦譽	一〇
		十三夜	一〇
		秋夕	一一
		登千佛巖遇雨	一一
		游白沙庵僧舍	一一
		感舊	一二
		吳山寫望	一三
前 言	一		
卷第一			
古近體詩八十三首 (癸未至己丑)			
初春癸未年起	一		
舟中咏懷	一		
清明步城東有懷邵二仲遊	二		
題馬氏齋頭秋鷹圖	二		
別意	三		
秋夜酌閨二舟中	三		
少年行	三		

觀潮行	一三	春晝曲	一九
後觀潮行	一四	花前曲	一九
秋風怨	一四	焦節婦行	二〇
湖上和酬仇麗亭	一四	道旁廢園	二〇
雨後湖泛	一五	遇伍三	二一
過釣臺	一五	山寺	二一
雜感	一五	訪曹以南五明寺	二二
寒夜曲	一六	遇故人	二三
曉雪	一六	僧舍夜月	二三
莫打鴨	一七	醉醒	二三
春夜聞鐘	一七	石鰲塢洞天福地遺址	二三
客中清明	一七	<small>地爲張三丰仙處</small>	二三
三月一日道中偶成	一八	客中聞雁	二三
春雨望新安江	一八	初春	二三
檢邵叔山先生遺札	一九	醉歌行別伍三	二四
		衡山高和趙味辛送余之湖南卽以留別	二四

月下雜感	二五
江行避潮戲成	二五
甬江舟中看山甚佳	二六
和仇麗亭	二六
登鎮海城樓觀海	二七
明州客夜懷味辛稚存卻寄	二六

## 卷第二

### 古近體詩九十九首(己丑、庚寅)

春日樓望	二九
錢塘舟次	二九
夜泊聞雁	三〇
舟發西安至東巖夜泊	三〇
曉發	三〇
途中避病頗劇愴然作詩	三一

病愈作歌	三一
秀江夜泊	三一
湘江夜泊	三一
屈賈祠	三一
過馬氏宮址	三一
野望	三二
題橘洲僧樓	三二
僧舍上元	三二
難忘曲	三二
感舊雜詩	三二
寄麗亭	三二
耒陽杜子美墓	三七
洞庭行贈別王大歸包山	三七
把酒	三六
哭叔六先生兼懷仲游	三六